

左龙作品集

珍藏版



唐门滴血



左龙作品集

唐门滴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利保

唐门滴血

左 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2 1/32 印张：15.5 字数：387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4-03761-8/1·660 软精装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只有一个阴谋的人，终于会输于有两个阴谋的人，而所谓阴险毒辣，却终不免也会中计。

唐门！蜀中唐门！你肯定知道这个辉煌的家族中，有过许多令人心惊胆战的故事。但本书讲的，却是它的心酸的覆灭。

唐门焦土。

十面埋伏。

再上华山，赌斗定天下，却不想冻坏了一个人的手，冻伤了一门的心。那个胖胖的家伙，该是唐门最后的风景吧？但，他其实是个炸弹，可以爆炸的炸弹！

真的，他为什么不爆炸呢？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

目 录

第一章 非人间.....	(1)
一、小雷.....	(1)
二、千秋梦.....	(21)
三、一口棺材.....	(45)
四、一颗大炸弹.....	(68)
第二章 所谓雷家.....	(98)
一、霹雳大阵.....	(98)
二、麒麟剑.....	(119)
三、雷家密室.....	(142)
四、什么是悲壮.....	(165)
五、大爆炸.....	(180)
第三章 天下第一剑.....	(196)
一、我有梦.....	(196)

二、大猿猴·····	(201)
三、冰水寒·····	(211)
四、石屋之秘·····	(228)
五、一掌惊江湖·····	(242)
第四章 唐门劫 ·····	(260)
一、我死了·····	(260)
二、唐门来了·····	(267)
三、我是丁弃·····	(272)
四、一个交待·····	(282)
五、一剑无悔·····	(310)
第五章 偷袭 ·····	(330)
一、十面埋伏·····	(330)
二、小唐·····	(357)
三、忍无可忍·····	(379)
四、一抔焦土·····	(404)
第六章 一赌定天下 ·····	(428)

第一章 非人间

一、小雷

其实，所谓的非人间，也在人间。
确切点说，非人间不过是一座山峰的名字。

当小雷入静时，你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他面前是一盘棋，一盘刚下了一半的棋。

当马凤娘刚想移动脚步时，小雷只是淡淡地说：“不要动。”

马凤娘真的没有动，就算她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总之，小雷这样说，总会有他的理由。

小雷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比如他能自己与自己下棋，并且很投入。

或者，永远没有对手的人，注定要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像这样的胜负也许并没有价值。

可是，谁又能保证，与别人之间的胜负是有价值的呢？

小雷冷冷一笑，一板白子缓缓地从手中飞出，但并不是飞向棋盘，而是飞向门口。

马凤娘永远不能忘记，这板棋子飞得是多么得柔和，甚至带点羞怯。

这板棋子，难道也能算做暗器吗？在这个世间，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心静制动的道理。

于是，从门外传来了“叮——”的一声轻啸。

小雷笑了，笑得并不美丽。

也许后人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那个拥有 361 个点的棋盘上，却会囊括着几乎所有的世上的变幻。只有在这里，才会有势与利的争夺，才会有生与死的幻化。

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选择，每种选择都会成为一盘堂堂正正的棋，但每盘棋都有它的胜负，一切是千变万化的，而胜负却是不变的。

小雷叹了一口气，说：“这一手是应该扳的。”马凤娘看了一眼，但并没有看懂。

的确，她不懂的事太多了。

小雷说：“也许只有这样。”

他摇了摇头，似乎凭此，他就能解开这其中的必然性。

总之，成伯如死得很难看。

如果你听说过“天雨剑”，你大概会懂得什么才是成伯如。

是的，成伯如的手很快，他杀人极少超过五招，这完全是因为他的手快。

幸存下来的人说，成伯如手中的剑会像雨点一样向你刺来，你几乎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天雨剑”并非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绰号。

只有极深的行家才能明白，所谓快，除了动作之外，最重要的是站位。而成伯如几乎天生就懂得站位，在对战中他的位置永远是最佳的，他有一双天生站位的脚。

不过，他已经是死人了。

谁会知道，成伯如肯定会移动到这个位置上呢，那个棋子打中了成伯如的剑尖，于是急速地反弹到了成伯如的眉心上。

小雷走出大门时，似乎并不开心，他的身后跟的是马凤娘，几乎整整高出了他一头。

小雷知道，在那一时间，那一方位，成伯如的剑尖必然会出现，而他的棋子只需慢慢地飘到那里，并借用剑的力量，他便可以成功。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比“扳”更复杂。

作为一个高手，他必须知道，所谓的“扳”，无非是借用别人的力量，对敌方棋子的生存造成威胁。棋经上说过：有时一扳头，力量大如牛。

于是，成伯如便很难看地死了。

小雷出来时，非人间一片寂静。

马凤娘呆看着山两边的青翠，似乎那确实是一件装饰，通

常来说，美丽便是装饰的唯一目的。

小雷说：“其实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多的人愿意选择死亡。”

他看了看马凤娘，看见了她脸上因为极度恐惧而染上的灰色。

小雷当然知道，马凤娘看到了什么。

严格来说，嵇冰严更像一条蛇。

这话并不单指他的眼睛。

嵇冰严只有一个鼻孔，因为另一个不知何时，被剑削去了。

同时被削去的，还有他左半张脸。如今，替代这一部分的是一个巨大的疤痕。

疤痕泛着一种健康的红色，红里却又透着浑浊的青。

嵇冰严拍着手，但并不快，掌声也不嘹亮，他的声音显然并非来自声带，因为他的脖子也同样被削去了一半。

他的声音来自腹腔，所谓“腹语术”，本是西域的一种气功。

他说：“就我所知，天下还没有人能一招杀死成伯如的呢。”

小雷说：“过去我为什么没有想过，你还会活在世间呢？”

嵇冰严也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早知道，一个人凭着一只鼻孔、半张脸以及半个脖子便能活下来的话，那我早这样做了。”

莫名其妙，嵇冰严便笑了，“上帝造人时，似乎总是很浪费，如果上帝也会节约材料的话，那么世上的人就会多上一倍，多到甚至杀也杀不完的地步。”

小雷说：“我想，你今天来，不会是为了失掉你剩下的那一半吧。”

嵇冰严认真地想一想，说：“不是一半，是一半多。”

小雷皱了皱眉头，说：“没想到你用肚子说话，也还这样饶舌。”

确实，至少在小雷眼中，嵇冰严更像一条蛇，至少像蛇一样让他恶心。

他对马凤娘说：“十年前，嵇冰严在江湖中几乎与我师父一样有名，他们决斗一次之后，他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马凤娘说：“你师父？”

但她很快明白，小雷所谓的“师父”，是指那个棺材中躺着的僵尸。

当然，这话也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小雷是没有必胜把握的，嵇冰严诚然输过，但一般情况下，寻仇者的武功肯定已有了精进，如果嵇冰严确实具备了战胜小雷的师父的实力，那么小雷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至少在棋道中，往往称实力较强者为“上手”，弱者对于“上手”并不是没有机会，但相比之下，“上手”的机会更多。

一个弱者对于“上手”，唯一的机会是乱中取胜，但如果一个棋手应付不了乱的局面，他又怎配称为“上手”呢？

嵇冰严轻轻地说：“你刚才那盘棋，确实以扳为好呢。”

马凤娘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小雷刚才才会摇头，而他的脸上为什么一直没有笑容。

没有人会对“上手”笑的，除非他已做好了输的准备。

唐佳来到“非人间”时，是悄无声息的。

但嵇冰严还是听见了，他皱着眉头说：“这鬼地方，怎么又闹上地震了呢？”

没错，唐佳是个胖子，如果他任性地走来，那么肯定会有人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可事实上，唐佳是用轻功走过来的，他走得很真诚，因此出了一头的油汗。

唐佳笑了，笑得有些痴呆。他说：“原来是嵇老鬼。”

嵇冰严很不满意，回道：“唐佳，从辈份上论，我整整要比你大上两辈。”

“所以，”唐佳说，“我才称你为老鬼。”

嵇冰严似乎并不赞同唐佳的解释，他用肚子叨咕道：“看来，唐门的人真是死绝了……”

唐佳并没理会嵇冰严，而是向小雷点了一下头，说：“我知道你，也知道你身后的那个女人，叫作马凤娘。”

小雷说：“这很重要吗？”

唐佳说：“当然重要。”

倒是马凤娘有些诧异，她说：“可我并不认识你。”

唐佳笑了，笑仿佛是他最固定的表情之一。他的嘴角尽力地向两边咧去，有些像包子被划出了一道缝隙。

唐佳说：“你将是张无忌的妻子，而张无忌恰恰是我的仇人。”

嵇冰严突然打断了唐佳，说：“在她是你的仇人之前，屋子里那个老鬼就已经是我的仇人了。”他顿了顿，说：“我想，你也不会喜欢有一个笨蛋在旁边，看着你去复仇的。”

唐佳想了想，说：“确实，我确实有这个心态。不过你毕竟已经等了十年了，时间早晚你肯定已经不在乎了，而我，是一天也等不得的。”

唐佳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进了袍子中，认真地在掏着什

么。

唐佳的话说得很温柔，虽然措辞有些激烈，但他那动听的嗓音，完全将词锋包裹住了。只是谁都知道，作为唐门的顶梁柱，再加上些布满江湖的传闻，使人完全不可能相信眼前这个肥胖的家伙，会是个善良的角色。

因此，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唐佳那伸进袍中的左手中。唐家的暗器都是淬过毒的，而用毒从来是唐门最拿手的功夫。

唐佳仍然是一脸的油汗，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马凤娘想：难道有武功的人，还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汗吗？何况唐佳的功夫，于今海内无匹。

唐佳兴奋地说：“就是这个，终于找到了。”

几乎所有人都退了一步，因为唐佳的左手已经伸了出来，他的手中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泽。

小雷想：这是什么兵器？

嵇冰严想：很有点像铜锤呢。

但唐佳已经把这个“铜锤”递到了嵇冰严面前，温和地问：“不想尝尝？”

于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那不过是一只烤得很焦的道口烧鸡。

雷未音与雷未明，是一对孪生兄弟。

所谓江南雷家，如今也叫了多年的“霹雳堂”，在江湖上，这个名头已然可与大风堂和蜀中唐门相提并论。

虽然一统武林的梦，多少年来一直有人在做，但事实上武林却从来没有被一统过。不知为什么，每个盛极一时的人物都会拥有他的劲敌。当胜负也变得模糊时，你还能承认这是一盘

棋吗？

记得张无忌曾向欧阳晓凤问过：“于东楼可算是天下第一的剑侠？”

欧阳晓凤是于东楼的好朋友，但他还是说：“如果于东楼是天下第一剑侠，那他怎么会成为现在这样？”

如今于东楼已经残废了，除了依靠支架外，他甚至无法坐起来。他的经路已成寸断，只要他一运气，他便离死不远了。

可是，如今的青年剑客们，谁又不知道“风满东楼，月照空城”的典故呢。这八个字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它激励着无数的青春热血，在向同一个目标迈进。

不过，这里面并不包括雷未明和雷未音，因为他们不仅不很年轻，而且他们压根也不是什么高手。

如今的雷家，大抵是雷述天在当家。他轻描淡写地说：“真该有人去看看非人间呢。”当时屋子里只有雷未明兄弟二人。

出门后好久，雷未明说：“非人间在哪儿？”

雷未音说：“我也不知道。”

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胖子，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便是他们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

嵇冰严开始有点后悔了，他冷冰冰地拒绝了唐佳递过来的烤鸡。唐佳于是只有自己吃，他吃得很香。

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本来你可以得到的东西，却因为你一瞬间的错误，又将其推给了别人。

这个道理不仅能反映在一只烧鸡上，也能反映在女人、江山以及权柄上。

如果你爱的女人，最终嫁给了你不认识的男人，你必然感

到遗憾。但如果她嫁的是你认识的男人，这种遗憾就会升华为痛苦。

嵇冰严无疑正在忍受着类似的这种痛苦。确实，已经到了中午时分，正是应该吃饭的时间了。

对于懂得气功的人，事实上吃不吃饭有时并不重要，绝顶的武功往往是超越生理限制的，而剑客们之所以总是按时吃饭，完全是因为习惯使然。

也许，最难战胜的，也正是习惯。

嵇冰严下定决心，如果唐佳再让的话，他是绝不会再推辞的。

但唐佳似乎并没有再让的意思，现在他已经在吃第二只鸡了。

而小雷知道，无论是唐佳还是嵇冰严，他们都没有把小雷当成对手。这完全符合事实，不论这两个人中谁出手，他们都会在五招之内击败小雷的。

除了小雷的师傅，大概任谁也无法解决这里的困境了。

说真的，不知你是否觉得，如果谁认为一盘棋是由两个人下出来的，那他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因为每个棋手都会从前人，从同辈甚至从对手那里，学到各样的招法，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更有些不对也不错。

每个棋手都是他的个性与阅历的总和，其次才是他的思考。因此，每盘棋都铺垫着许许多多的别人，所以人们也只好用“头绪”来形容这永远无法弄清的众多源头。

隋炀帝说过：天下之大，不过棋盘。他的话很聪明，但他亡了国。

聪明往往不能导致胜利，因为聪明不是智慧。

小雷又能怎么办呢？他只有忍，在忍受中等待时机与境况的变化。

因此。他也呆看着唐佳那并不美丽的肥脸，并且微笑起来。

唐佳似乎天生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他肆无忌惮。

人们总在看他，但似乎没有为此买过一张门票。

在免费的舞台上，其实人人都可以充当主角，但许多人却并不知道这样也是可以的。

所以唐佳总比别人更潇洒，也更自由。

不过，雷未明与雷未音还是来了。

这里确实是非人间。

如果说非人间也有景色的话，那么这个景它其实并不比别处更好，也不比别处更差。

人们之所以把这里叫作非人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既然叫了，改变它则更没有理由。

这也是一种习惯，但它是所有人的习惯。

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习惯，所以才异常缺乏创造力，异常让人乏味。

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都要有小人物来铺垫呢？这其中本没有什么必然性。

可雷未明与雷未音还是来了。他们在武林中，甚至连一个绰号都没有混上。

雷未明的眼睛不很好，因此他喜欢阳光，这样多少能保证他还可以看到一点东西。

雷未音的耳朵也不太好。但他的思路正相反，他喜欢喧闹，最好对方也什么都听不到，这样便扯平了。

但对于说话，雷未音是烦恼的，显然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又不好让别人放大音量，因此只有用“是的，是的”来敷衍。

有了这样的口头禅，雷未音肯定要吃亏，往往对手问：“你是不是找死？”雷未音也答道：“是的，是的。”

从情理上讲，虽然“霹雳堂”并不以独门武功而称霸江湖，历此后辈弟子不才者颇多，但也断没有潦倒到派这两块料上非人间的道理。

但雷述天笑道：“只有派这两个人去，才能保证会活着回来。”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嵇冰严终于吃到了唐佳送给他的烧鸡。不过那时唐佳已经开始吃第三只鸡了。

小雷想：唐佳这家伙，多半是属黄鼠狼的。

嵇冰严确实有点丢面子，他是张口向唐佳讨的这只鸡。

唐佳说：“你来非人间干什么呢？”

嵇冰严说：“吃鸡。并且报仇。”

唐佳问：“什么仇？”

嵇冰严说：“如果有人抢了你的烧鸡，你会不会杀他。”

唐佳说：“当然。”

嵇冰严说：“可屋里那个老家伙，比这还可恶。”

唐佳说：“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吗？”

嵇冰严说：“当然。他削掉了我一半的脖子，这样吃鸡便困难多了。”